

張洪年 著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張洪年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

張洪年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7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059-9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press.com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Edition) (in Chinese)

By Samuel Hung-nin Cheu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059-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重版序

二十世紀是中國語言學新舊交融的時代。許多學者把傳統和西學結合，採用新的研究方法，對中國語言進行深入探討，在聲韻或語法方面，都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在方言學方面，六十年代出版的《漢語方言概要》是一部重要的綜論，迄今還是必備的參考書。其中討論粵語一章，對粵方言音韻、詞彙，及語法皆有精簡的描述。但是對粵語作全面性的研究則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1972年同年發表兩部粵語專著，一部是余靄芹用英文撰述的 *Studies in Yue Dialects: Phonology of Cantonese*，劍橋大學出版，一部是我的《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兩書分別對粵語語音和語法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論述。自此之後，粵語研究漸成風氣，討論文章，如雨後春筍，專書論著紛紛面世。八十年代開始，港粵澳三地輪流主辦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九十年代美國成立 Canto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海內外各大學研究院也陸續設立粵語語言學課程，培養專門人才。最近香港大學和廣州暨南大學建立粵方言研究網站，提供研究目錄索引及重要著述提要。這些活動在在都顯示粵語研究方興未艾。研究的人越多，材料搜集越豐富，分析層面拓闊，鑽研的深度前所未有。粵方言研究上的發現和發明，對我們了解漢語和一般語言發展的過程和背後的動力，一定會有重要的啟發。

八十年代以來，粵方言研究既然有如許的進展，那麼為什麼還要在二十一世紀再來重版 1972 年的《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這部書是我 196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究所時所寫的碩士論文，離今已經快四十年。無論是書中所描寫的實際語言，或是研究所根據的理論模式，都和今天有所不同。當時我採用的是趙元任先生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的語法架構，也就是所謂的描寫語言學架構。從今日語言學角度來看，描述只注重表層的現象，分析只

限於把觀察到的各種語言現象加以分門別類而已。對現象背後的運行規律並沒有作進一步的探索。就觀察現象而言，也未必能處處洞察入微。很多有意思的語法表現，只略略帶過而已。不過在當時能以一人之力，對粵語語法體系作出比較全面的研究，突出粵語的語法性能特點，雖然不無瑕疵，但這一份努力，在當時也是一個新嘗試。八十年代以後，專書討論粵語語法的有高華年的《廣州方言研究》(1981)，Stephen Matthews 和 Virginia Yip 的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1994)，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的《廣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的《廣東粵方言概要》(2002) 等。大體而言，從七十年代開始，每十年就有一兩部全面性的語法專著，研究粵語。雖然各書重點詳略不同，但描述大概，大差不離。此外還有一些以個別課題為主的專題研究，像梁仲森的助詞研究，鄧思穎的雙賓語研究，張洪年的量詞研究，鄒嘉彥的外來語研究，李行德的兒童習得研究等等，都另闢蹊徑，別有收穫。我們把不同年代發表的語法著作排列對比，一來可以看到對同一個課題的不同觀察和分析，二來也可以認識到在不同理論架構下處理語料的得失。這正是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治學發展過程。《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是這一系列粵語語法論著中比較早的著作，今日重刊，正可供研究粵語語法史的學者參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重版《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語言研究價值。書中材料來自六十年代的口語，是當時真實語言的記錄。時過世移，語言發生不少變化，很多當日常用的詞型句式，今日已不復聞。譬如形容詞加強修飾程度可以利用重疊並變調(如「紅*紅」，第一字讀高升聲調)，動詞表完成可以利用高升變調(如「食咗飯」讀成「食*飯」)，正反問句可以省略後一個動詞語的賓語(如「食唔食飯？」說成「食飯唔食？」)。這種種新舊說法正說明語言可以在短短數十年間發生迅速的變化。我們今日翻看書中的例句，也許會有過時的感覺。正因如此，這些語言材料可供研究歷史語法的學者使用。書中例句皆附有羅馬拼音，也可看出當日語音和今日發音的異同。今日所謂的懶音現象，當年不多見；當年陰平分化，

今日已幾乎蕩然無存。歷史音韻變遷痕跡，這本語法書也可提供一些線索。

我1967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隨周法高先生習中國語言學。周先生自己不諳粵語，但他深明粵語研究的重要性。他在1966年就職講演中就提到中國語言學的未來應該重視廣東方言的研究。他悉心指導學生選擇粵語課題，作深入的探討。我1968年選定粵語語法的題目，先搜集材料，再按趙元任先生的語法模式進行分析討論。1969年春提交論文。其後我赴美進修，論文付印，我並不在港。其間蒙多位學長代謄寫校對，銘感心中。這次重版，我並沒有在內容方面作任何大更動。這本語法既是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就應當讓它保留一定的時代性。我在1971年原序中說「書中許多說法，現在看來，也許覺得有商榷的餘地。」三十年後再讀，更覺粗疏。還望讀者有以諒我。記得論文答辯時，校外委員柳存仁教授認為文字頗有沙石。所以趁重版機會，把全書文字略作芟蕪修葺。初版有不少訛誤，注音更多舛漏。這次重版，承姚玉敏同學在趕寫博士論文期間，費時多月，細心校閱，至為感激。《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絕版多年，其間也有不少有心人要求重版，但一直未能事成。這次是李行德教授向中文大學出版社提出，承蒙社長陸國樂教授鼎力支持，在此一併多謝。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原書共分六章。1972年出版時封面內頁卻說全書計分九章。為什麼會少了三章？我的碩士論文本只六章，也就是後來出版的六章。1969年夏天，論文通過後不久，周先生囑我再繼續研究，於是仍然按照趙先生模式，另外補寫三章，題目是(1)並列式，兼語式，連謂式，(2)句子的類型，和(3)詞類。而詞類部分更再分兩章，所以應該是一共四章。出版時本來是要把原來的論文和後來補寫的一起付梓。後來因為篇幅種種原因，只印行論文部分。後寫的四章，我一直保留至今。這四章材料多而分析少，可供參考。這次重印，全書十章，一併發表。最後四章是羅紀穎同學打字輸入電腦，再由姚玉敏同學逐字校對，並提出若干修訂。倘若沒有姚玉敏的大力幫忙，這四章定稿面世，還怕遙遙無期。付印期

間，又得到邱寶怡同學再一次校稿，出版社陳麗安小姐和謝偉強先生細心校對，一併多謝。

2004年香港科技大學舉行書海留名活動，我把《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獻給周法高先生。我當時的英文獻辭是這樣寫的：

The *bookmark-me* program at HKUST gives me a chance to pay tribute to my professor and mentor from some thirty years ago. Professor Chou Fa-kao was a world-renowned linguist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1960s and helped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antonese. In those early years, this was a field relatively unexplored. It was largely due to his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that I took my first step into the field and began my career as a student of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n retrospect, it was perhaps because of that passion for language and Cantonese that I finally decided to return to Hong Kong, where it all began. And, so,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dedicate to the late Professor Chou my first book,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antonese grammar.

今日語法重版，我還是把書獻給周先生。

二零零七年四月張洪年記於香港中文大學

引言

語言是人類思想交流的工具，是社會文明發展的原動力；語言是音義的結合，由詞彙和語法共組而成的一個系統，語音是它的物質外殼，語義是它的內容；語言的建築材料就是詞彙，語言的組織規則就是語法。^① 所以語法所研究的，就是描述分析語言中各成分之間是如何結構組成的。雖然我們所說的話，書本上所印的文章，句子的數目，都是無限的，可是，在這個無限的底下，卻只是有限的句子格式。這套有限的語法規律，就是說話的人的語法能力。語言學家要做的，就是要替某個語言找出它的語法規律來。

中國第一個有系統地從事語法研究的，是馬建忠。但他只是借用拉丁文法的構架，來建築中國的語法；後來雖然引起許多的批評，但是研究中國語法的諸多學者，還是跳不出他的窠臼。直到王力、呂叔湘、趙元任等諸位先生發表許多新的意念，才漸漸導轉研究的方向。從此之後，語法的研究，一日千里，中外學者埋首於斯，不知幾許。不過這許多繁文巨著，不是研究古代語法的，就是研究現代國語文法，對於方言語法的研究，少之又少。但是方言裏所蘊藏的現象，極是豐富有趣，不加以整理研究，實在是絕大的損失。尤其是最近方興未艾的孳生語法論(Generative Grammar)從語言的基層組織着手，這些方言語法的特徵，正可以要來和國語語法對比參照，從而研究整個中國語法的規律。

粵方言是我國主要的方言之一。粵語中的語法現象多姿多采，在許多地方是超乎其他方言之上的。所以有的人就認為粵語根本無語法可言。但是我們試想想，為什麼某個句子一定要這樣說才行，倒過來就不對呢？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別人就明白我們的意思呢？

① 《語言學名詞解釋》，1960，p. 136。

這種說得對、聽得懂之間，就大有規律可言。認為粵語雜亂無章的這種看法，只是錯誤的觀念而已。

粵語是香港最通行的方言，我們身居香港，正是研究粵語的絕好機會。我自從1967年秋進入中文大學研究院以來，在周法高師的指導下，就開始留意這方面的研究。1968年夏天，剛好由洪越碧博士負責翻譯《中國話的文法》的計劃，交由我抄譯；這書是趙元任先生多年心血積聚而成，縷分條析，體大思精，我抄寫一遍，自然得益匪淺，所以就決定用趙先生的體系為本，研究香港粵語中的一些語法現象，作為我的碩士論文。但是因為時間匆促，倉卒之間，只能對幾個問題作比較全面性的探討。1969年暑假，周師囑我再補寫三章，希能把粵語中有趣的現象，作一種概括性的描述。所以論文前後共有九章。

1969年秋，我來美加大伯克萊校進修，兩年於斯，見識略有長進。整理舊稿的時候，覺得除了在材料收集方面，還勉強可稱得上概括二字外，對語言所表現的現象，往往只做了平面的描述，而沒有再作深一層的探討。上文提到的孳生論，就是要從語言的基層，從語意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結構的通則，解釋語言表面的現象。我既然對粵語的語法已經作了一個概括的描述，那麼為什麼不根據這些材料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呢？這一種新的分析方法，我很願意去嘗試，但以我現在對語言理論的認識，以我目前有限的時間，作全新的探討，暫時實無可能。可是，與其把這些材料留到將來自己再作研究，倒不如先把所觀察到的，公諸同道，引起別人對研究方言語法的興趣。對研究國語的，甚至對研究理論的，書中描述的粵語變化，也許可以產生一些借鏡或啟發的作用。所以我考慮再三，還是不揣其陋，把原書六章發表。書中許多說法，現在看來，也許覺得有商榷餘地。然而，孳生論的分析既還在不斷的修改之中，而且這又是我最初的看法，所以我就保留下來，而沒有作太多的改動。

本書的寫作，首先要感謝吾師周子範先生。他歷年來對我的訓誨、鼓勵、栽培，使我覺得我只有從努力之中才能不負他的厚望。碩士論文曾蒙校內委員李棧教授、全漢昇先生，校外委員柳存仁教

授審閱。其中柳教授指正尤多。又修改舊稿時，曾蒙趙元任教授、張師次瑤、鄒嘉彥先生、梁仲森先生，審閱全文；而趙先生更曾大紙細字批了幾張案語，這種對後學的細心點提，實教人不勝感激。

文中例句，有的是取自廣播電台的廣播劇，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話語，有的是從參考書上引來的，有的則是我自己造的句子。我是江蘇鎮江人，生在上海，雖然自小在香港長大，但對粵語的直覺感應，有時未免差了一點。所以常向同學張日昇、陳勝長等請教，又修改原文時，是趙以釗同學替我謄寫的，謹此一一致謝。梁仲森兄添註例句的羅馬字拼音和國語的翻譯，何國祥兄代為校對此書，也是應當致謝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張洪年記於伯克萊

目錄

重版序	vi
引 言	x
第一章 語音	1
1.1 描寫語音	1
1.2 歷史音韻比較	11
1.3 本文所用的拼音	58
第二章 句子的成分	61
2.1 主語和謂語	62
2.2 賓語	79
2.3 修飾語	93
2.4 指稱	106
第三章 謂補結構	111
3.1 結果補語	112
3.2 狀態補語	113
3.3 強化補語	115
3.4 方向補語	116
3.5 能性補語	125
3.6 回復補語	129
3.7 描寫補語	131
3.8 程度補語	135
3.9 黏附性詞組補語	136
3.10 謂補結構中的賓語	139

第四章	謂詞詞尾	147
4.1	概說	147
4.2	詞尾的語法特質	148
4.3	體貌詞尾	150
4.4	其他的謂詞詞尾	165
第五章	助詞	179
5.1	助詞概說	180
5.2	助詞分述	183
5.3	助詞連用	208
第六章	外來語	211
6.1	概說	211
6.2	語音的替代	212
6.3	意義的變遷	222
6.4	文法的適應	226
6.5	吸收的類型	228
第七章	並列式、兼語式、連謂式	233
7.1	並列式	233
7.2	兼語式	242
7.3	連謂式	253
第八章	句子的類型	269
8.1	單句	269
8.2	小句	269
8.3	複句	274
8.4	並列句	280
8.5	偏正句	289
8.6	包孕句	296
8.7	多合句	300
8.8	緊縮句	301
8.9	問句	302

第九章	詞類(一)	309
9.1	概說	309
9.2	名詞	313
9.3	姓名詞	319
9.4	處所詞	322
9.5	時間詞	327
9.6	定詞	331
9.7	量詞	338
9.8	方位詞	349
9.9	代詞	349
第十章	詞類(二)	361
10.1	謂詞	361
10.2	介詞	401
10.3	副詞	410
10.4	連詞	416
10.5	嘆詞	420
附錄	：香港粵語裏的外來語詞彙	423
參考書目		441

第一章 語音

香港的粵語是承着廣州話而來，語音系統大致和廣州音無別；只有在某幾個特別方面，才有不同的發展。本章先從橫面研究，對香港粵語的聲、韻、調作一個綜合描述，然後再和中古音系統比較，作一縱面的探討。

1.1 描寫語音

1.1.1 聲母

1.1.1.1 聲母概述

粵語中共有聲母二十個：

唇音	p	p'	m	f
舌尖音	t	t'	n	l
舌尖面混合音	tʃ	tʃ'	ʃ	j
舌根音	k	k'	ŋ	
圓唇音	kw	k'w	w	
喉音	0(零)		h	

這二十個聲母中，有幾點我們是要特別說明的：

(1) n l 不分

袁家驊在《漢語方言概要》中說：

廣州人大多數對 n 和 l 分別是很清楚的，例如你 nei ㄐ，和李 lei ㄐ，但是也有極少數的人把 n- 唸作 l-，所以「你」和「李」都是 lei ㄐ；另外一種情形是，l- 發音時用力極鬆，聽起來不大清晰，以致和 n- 相混，有 n- 無 l-。^①

①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1960，p. 183。

不過在今日香港，n- l-相混的情形極為普遍，而且相混的部分是把n-唸l-，而很少轉l-作n-的，所以和廣州話的現象不盡相同。例如你李都是〔lei ㄟ〕，娘梁都是〔lœŋ ㄟ〕，農龍都是〔luŋ ㄟ〕，南男都是〔lam ㄟ〕，年連都是〔lin ㄟ〕。^②不但如此，就連學外文的時候，也會失去n l的對比。結果英文 noun 唸來就像是 loun，日文裏的「な」行也和「ら」行差不多。

(2) ŋ 和零聲母互換

袁家驊謂：

廣州人大多數保持二者的區別，ŋ聲母出現在陽調，零聲母出現在陰調(除了少數語助詞如唉 a:i ㄟ)。但是近來大部分人把「愛」讀作ŋɔi-，「安」讀作ŋɔŋ，而小部分人(如番禺縣人)丟了ŋ-，「牙菜炒牛肉」讀作 a ㄟ ts'ɔi- ㄟ ts'a:u ㄟ au ㄟ juk ㄟ。^③

香港人ŋ聲母和零聲母相混的情形更多，除了語助詞之外，差不多所有零聲母的字都讀作ŋ聲母，如歐、哀、挨、鶯等等；而且不讀ŋ聲母，反而覺得不對。

(3) 舌尖面混合音 tʃ tʃ' ʃ'

趙元任先生認為「這三個音……其實比英語的s, dz, ts較帶ç位的部位，因為我覺得北平s ç ɕ是很前的s，很捲舌的ç，很平舌的ɕ。英語的s, etc.近乎北平的s, etc.，只微微後一點；英語的ʃ是不捲不平之間部位，美國學者有時寫成s̄。至於粵語的相當的音，在我所觀察的廣州城最流行的是不s 不ç 不ɕ的部位：

$$\begin{array}{c} \times \text{ç} \\ s \times \circ \\ \times \text{ɕ} \end{array}$$

所以外江人聽起來老覺得唏啊唏的聲音，只有所謂西關派的音比較近舌尖的s, etc.」^④

② 趙元任先生曾指出：四十年前廣州南海等地多數n- 讀l-。

③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p. 183。又趙元任先生提及西關有的人把ŋ讀零聲母，但全城開口韻，不論是影母或疑母，都用ŋ-。

④ 我曾把第六章外來語寄請趙元任先生審閱，文中把這一組音擬作ts, ts', s，趙先生來信認為這標音應作一個說明，所以我把他的意見移至本章。

(4) 圓唇音

袁家驊說：

kw k'w是k k'的圓唇化，也可以說是k k'和w的結合輔音。

按kw和k'w的字在古代都是合口字，但是到了今日粵語中，合口的介音w往往和主要元音結合成圓唇的元音，如〔y〕，〔œ〕等，只有在k k'聲母後，還有w的存在，假如把這個w歸入韻母部分，那麼為了k k'兩個聲母，就要多添出十五個韻母(wa, wai, wan, waŋ, wat, wak, wœi, wœn, wœŋ, wət, wɪŋ, wɪk, wɔ, wɔŋ, wɔk)。所以從描寫的角度來看，為了節省韻母數目起見，把w歸入聲母中來討論，比較簡單。

不過，今日在香港粵語中，ɔŋ ɔk兩個韻母前的kw和k'w都漸漸失去圓唇，像「廊、光、國、廓」都可以讀成〔k'ɔŋ kɔŋ kɔk k'ɔk〕，沒有圓唇w的成分。

1.1.2 韻母

1.1.2.1 韻母概述

根據一般的說法，粵語中只有韻母五十三個，表列如下：

單元音	複元音	鼻尾韻			塞尾韻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ɛ	ei			ɛŋ			ɛk
œ	øy		œn	œŋ	œt	œk	
ɔ	ɔi ou		ɔn	ɔŋ	ɔt	ɔk	
i	iu	im	in	iŋ	ip	it	ik
u	ui		un	uŋ	ut	uk	
y			yn		yt		

鼻韻 ɱ ɲ

表中〔a:〕和〔a〕的對比，是元音長短不同，舌位也略有高低之別，可以標為〔a〕和〔ɐ〕的對比。

不過假如把聲母中的〔w〕和〔j〕歸入韻母中討論，那麼用〔w〕作介音的就有十五個：

〔wa, wai, wan, waŋ, wat, wak, wei, wən, wɛŋ, wət, wiŋ, wik, wɔ, wɔŋ, wɔk〕

用〔j〕作介音的有二十個：

〔ja, jam, jaŋ, jap, jak, jei, jɛu, jəm, jən, jɛp, jət, jɛ, jɛŋ, jɔ, jɔy, jən, jɔŋ, jɔk, jɔk〕

連同上述五十三個韻母，總數共達八十八個之多，和國語的韻母系統相比，數目相差一倍。^⑤

粵語中的複元音，是屬於降式的複合元音(falling diphthong)。^⑥音節的中心元音在第一個元音，後一個元音實際上是一種滑音(glide)，音節的強度由前向後。粵語中的後滑音(off glide)是〔i, u, y〕，像：〔ai, ou, øy〕等。

鼻尾韻和塞尾韻相配，保存古韻。例如a行〔a:m, a:n, a:ŋ〕三者俱存，塞尾韻就有〔a:p, a:t, a:k〕。ɛ行只有〔ɛŋ〕，塞尾韻也只有〔ɛk〕。換言之收〔-m〕的就和同部位(homorganic)的〔-p〕相配。〔-n〕和〔-t〕，〔-ŋ〕和〔-k〕也是兩兩相配。

鼻尾韻和塞尾韻中的〔ɛŋ〕〔ɛk〕，有的只是〔iŋ〕〔ik〕的口語讀法，如命〔miŋ-〕↗〔mɛŋ-〕，青〔tʃ'iŋ〕↗〔tʃ'ɛŋ〕，領〔liŋ-〕↗〔lɛŋ-〕，壁〔pik-〕↗〔pek-〕等等。

鼻韻的字很少，如「唔」〔m-〕，「吳」〔ŋ-〕等。感歎詞「哼」是〔h〕和〔ŋ〕的結合：〔hŋ〕。

1.1.2.2 元音的長短

粵語中的元音分長短，這是一個很顯明的情形，上表中元音後加〔:〕即表示長元音。不過根據我們的韻母表，元音長短，除了〔a〕:〔ɐ〕之外，其他都成「互補」的現象。例如u行單元音〔u〕，複元音〔ui〕，鼻尾韻〔un〕，塞尾韻〔ut〕，都屬於長元音〔u〕，而〔-ŋ〕〔-k〕韻尾前的就是

⑤ 林蓮仙，〈香港中國的語言現象概況〉，《崇基學報》，第三卷，第二期，1964，p. 137。

⑥ 黃錫凌，《粵音韻彙》，1954，p. 8。